



# 黑鳥

【苏】俄·普罗斯库林 等著

章 海 陵 等译

417

黑 鸟

(外国优秀中短篇小说选)

彼·普罗斯库林 等著

章 海 陵 等译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3.125印张 1插页 250,000字

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3,700册

书号 10261·212 定价 1.2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进了苏、美、日、捷、印度、巴西、阿根廷、澳大利亚等国作家四部中篇和十篇短篇小说。中篇小说《黑鸟》，是苏联当代著名小说家普罗斯库林的新作，以细腻传神的笔触，描写了一个撼人心魄的故事：卫国战争时期，一位爱国的天才作曲家格列勃，为保卫祖国毅然放弃国家给他免服兵役的特殊照顾，报名上前线。临行时留下一架音色准确的钢琴和一部旋律辉煌的未完成交响乐——《太阳神祈祷曲》，嘱咐妻子塔玛拉要用生命保护好它。第二年，格列勃英勇牺牲，昔日曾狂热追求过塔玛拉、凭借卑劣手段爬上音乐界高位的萨尼亚欣喜若狂，煞费苦心地用尽各种卑鄙手段，骗取塔玛拉的信任，妄图窃取《太阳神祈祷曲》，小说层层激化，心理描写细致入微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。本书收入的小说，内容丰富，题材多样，有深刻暴露当今苏联青年思想道德混乱的中篇小说《卡佳的爱情》；有描述一个美国的失业飞行员，为了支付高昂的生活费用，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深海中拍摄虎鲨觅食镜头、强烈控诉资本主义罪恶的中篇小说《最后一时》等。

## 目 录

- 〔苏〕符·别里亚耶夫  
卡佳的爱情..... 任光宣 译 1
- 〔美〕玛丽·白鸟  
塔纳依卡..... 龚少瑜 译 58
- 〔捷〕雅洛斯拉夫·哈谢克  
可怕的誓言..... 廖子高 译 69
- 〔俄〕列·尼·安德列耶夫  
深 渊..... 文秉勋 译 98
- 〔巴西〕莉齐娅·泰莱斯  
女囚的自白..... 陈凤吾  
范维信 译 119
- 〔印度〕穆·安涅德  
美妙计划的答案..... 杨 杨 译 153
- 〔澳大利亚〕詹姆士·阿尔德里奇  
最后一时..... 龚泽厚 译 163
- 〔印度〕穆·安涅德  
女工之子..... 杨 青 译 201

〔苏〕彼·普罗斯库林	
黑 鸟.....	章海陵 译 209
〔日〕砂田弘	
“日本第一流”的故事.....	兰 明 译 312
〔澳大利亚〕亨利·劳森	
总会有一天.....	杨 里 译 330
〔阿根廷〕奥·丽莎	
毕尼托还活着.....	黄木易 译 336
〔美〕本·艾姆斯·威廉斯	
天网恢恢.....	锡 泉 译 348
〔美〕索尔·贝娄	
留下这黄色房屋.....	王 宁 译 366

〔苏〕符·别里亚耶夫

## 卡佳的爱情

任光宣 译

年青的新闻记者彼得·别廖佐夫又一次准备出差的时候，想到了这回他要途经三、四年以前曾在新建工地上度过了整个夏天和早秋的那些地方。临行以前，他决定翻翻以前的笔记本和记事簿。他出于记者的习惯，在那里记下了形形色色的事件和妙趣横生的故事。

偶然落到手头的是一个揉皱的厚厚的笔记本，别廖佐夫早就把它忘记了，而且从来也没有看过一眼。他开始读起来，并且在桌旁坐了个通宵，一直读完最后的一页。这是个引人入胜的故事，几乎就是一部中篇小说。别廖佐夫曾经在火车上碰到一位健谈的同行的妇女，这个小说就是根据她的讲述记录而成的。

下面就是这部小说：

故事发生在遥远的乌拉尔地区的一个大型炼油厂的工地上，那里云集了许许多多各种手艺的青年人。

卡佳在煤气工人村的住宅楼工地的装修队里工作。她油窗框、地板，给厨房和走廊的地面铺油漆布、贴贴壁纸。整个班上她常常是曲不离口，笑声不迭。不管什么工作她都干得十分麻利，所以看起来真好看。她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，不向女友们隐瞒任何事情。大家都看到了这位姑娘每天的生活、看见她和谁来往，采买些什么东西。桥梁作业组有位漂亮、快活的小伙子格那·舒列波夫是个运动员，仪表堂堂、体格健壮，当他开始热烈追求卡佳的时候，卡佳也并不掩饰自己喜欢他，而且她不久就告诉女友们一个好消息：

“我和格那决定要结婚了。”

女友们为她感到高兴，并向她表示祝贺：

“好极了！”

“卡其卡<sup>①</sup>真有本事，把这个小伙子给征服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呀？”

“眼下我们也说不定。等定下日子，一定邀请大家。”

姑娘们都赞成卡佳的选择。看来，她和格那是十分匹配。

格那比她大五岁，高高的个子，身强力壮，动作灵巧。他常常狡黠地笑着，跟人谈话时柔声细语，而且乐意迎合对方。

卡佳已经过了十八岁了。她很惹人喜爱，所以小伙子们都注意她。卡佳眉清目秀，黝黑的脸膛，逢人就笑，并且流

---

① 卡其卡：卡佳的爱称。

露出善良、诚恳的目光。每当她碰见格那的时候，双颊就泛起一片红晕。然后，红晕在脸上散开，把露在乌发外面的耳垂都染成了绯红色。她生性腼腆，羞怯，但对格那却是一片深情，令人十分感动。卡佳不会也不愿意掩饰青春的强烈的冲动，她也从不拒绝格那的热情，也没有料想到在他们的关系中会产生一些复杂的事情。

所以，当格那告诉卡佳，说医生建议他去南方工作的时候，卡佳大吃一惊。

“结婚的事该怎么办呢？大家都知道了，”她信任地问道。

“我们将在南方举行婚礼。你自己也知道，这件事情可麻烦啦。先要写个申请，然后还要考验一个时期。需要整整地拖一个月。我利用这段时间去探探路，选择一个好地方。一定要找个气候适宜、住房讲究、工资待遇高的地方。”

“怎么好就怎么办，”卡佳同意地说，“你看得更远些。”

“我一切都想好了，”他劝卡佳说，“一切都要办得妥当，考虑周到。我一个人先走，这样就象鸟儿一样地自由。等我一切办妥就叫你去。我给你拍个加急电报，让你快点去。我们应该开始真正的人的生活。”

卡佳哪儿也不想去。她就喜欢在新建工地这儿。

“我们要么就留在这儿吧？这里难道不好吗？”

“我的病相当严重，卡佳，医生说我不宜在这种气候下生活。你不想走吗？为什么要在这儿冒险呢？你先忍耐一下，亲爱的，一切将会按部就班的。”



卡佳点点头表示同意。

“好吧，我能挺得住，你走吧。”

瞧，几乎三个月过去了。

卡佳不能理解，为什么格那好长时间没有消息。卡佳甚至打算去找他，但不知该往何处。日子越来越难熬，她在人前感到害臊。况且，还有一些严重的情况使她深感不安。

最近几天上班的时候，卡佳身上有些莫名其妙的症状。好象有一个隐藏的力量从内部抖动了她一下，尔后身前的一切都晃动起来，她感到眼内一阵发黑。卡佳差点从梯子上摔下来。她勉强地抓住扶手，慢腾腾地顺着梯子往下滑。下来以后，背就往墙上一靠，直接坐在屋角的地板上。好在这时候其他姑娘们正在裁糊墙纸，谁也没有注意她。卡佳好不容易站起来，走到隔壁的一个房间。那儿放着一小桶水，她喝了几口。卡佳靠着窗户站了大半天，看着阳台上咕咕叫着的鸽子，真是啼笑皆非。就是在这天卡佳明白了她已怀孕了。她没有把这件高兴的事告诉任何人，因为怕人家笑话。人们会说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没有举行婚礼，未婚夫又去了远方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
此后不久，格那终于来信了。那天，卡佳和娜思佳·特拉巴列娃一块去邮局，当女伴取钱的时候，卡佳迫不及待地打开信，坐到靠窗户的凳子上，读起来。娜思佳不时看看卡佳，只能看见她的脊背和肩膀。

这封信出乎意料地简短，

“卡秋莎<sup>①</sup>，你好！总之，我什么也不想给你写了。但是，我作为诚实的人，决定把一切向你讲清楚，并且就此结束我们的关系，免得你认为我是个多么卑鄙的人。你要知道，我干的事情是青年人难免的；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又遇见一位出色的女人，我们就结婚了。现在我们住在她私人的住宅里，房前有一个花园，到处爬满了葡萄藤。我已经找到一件合适的工作，工资待遇很高，而且这里的气候根本不可能得关节炎。你不要因此而不安。请原谅事情如此了结。再见，忘掉我吧。格那。”

无论是信封上还是在信纸上都没有回信的地址。

“他写些什么？让你去吗？”卡佳身后响起了娜思佳欢快的声音。

卡佳没敢转过自己苍白的脸，她点点头，怪声怪气地说：

“是叫我去。他说快点去，哪怕明天就去。”

“你真有福气。就要在大海边生活了！”娜思佳打心眼里为女朋友高兴。

卡佳悄悄地把信藏进书包，她摸索了半天，用抽搐的手指取出手帕，攥成一团。

“那里有葡萄，还有各种水果，”卡佳强作笑容地说，“太阳就象在非洲一样的炎热。”

“到底是哪个城市？”娜思佳好奇地问。

“好象是塞瓦斯托波尔。噢，不是，是雅尔塔。”

---

① 卡秋莎，卡佳的爱称。

“卡其卡，你高兴得头都发昏了，舌头都不好使了，”娜思佳搂着女友的肩膀笑起来说，“我生来还没有见过大海。我真羡慕你。什么时候动身呀？”

“下个星期。也许会更早一些。哪怕就是明天也行，只要我愿意的话。”

卡佳走到大街上，大步流星地往家走去。娜思佳紧跟在后面，她的高跟鞋踩在柏油路上哒哒作响。她还不时大声地对路上碰见的熟人们说：

“收到来信啦，卡秋莎要走了。她要去靠海边的温暖的地方。”

卡秋莎没有向任何人讲信的真情。有什么用呢？人们一定会同情她，详细地问起情况，可是她该给人们说些什么呢？因为她自己也不清楚格那为什么这样卑鄙地对待她。最普通的一件丑闻，人们一定会这样说。他们也只能耸耸肩，不屑一顾。因为这是以旁观的身份去看别人的不幸。可是轮到自己倒霉的时候，心都缩成一团，满肚子的委屈，那就不会满不在乎的。就装作没有恋爱过的样子，对一切都无所谓，承受命运的打击、继续活下去，结果又能怎么样呢？忘掉格那，永远把他从心头抹去吗？可是另外的那个人，那个已经孕育在她身上的、使她终生想起往事的人该怎么办呢？

卡佳想到肚子里的孩子，真想大哭一场。

回家以后，卡佳躲进屋里，委屈地痛哭起来。她真想大喊几声，叫人来帮帮忙。可是人们能帮她什么呢？“我的不幸与外人有何相干？我要自己度过难关，象以往那样生活下去。”

无论卡佳如何给自己宽心，但是她总不能彻底安下心来。因为她对自己的情况一清二楚：象从前那样地生活是不可能的。如今一切都是另外一种样子。可是该怎么办呢？她就要当母亲了。从前她十分高兴地想着这桩事，然而现在这件事使她感到悲观和可怕。不管怎么掩饰，人们总会知道格那抛弃了她，诱骗了她，会知道她将要生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。

所以卡佳拿定了主意：“眼下谁也不知道我怀孕，就让人们以为我去找格那了。我一旦离开这里，这个秘密就不会暴露了。”

这些天来，卡佳假装一切顺利的样子，收拾了东西，叫来女朋友们和邻居们，为她饯了行。他们把卡佳送上汽车，每个人都流洒了热泪，热情地与她吻别，并且预祝她能在黑海边温暖的新地方生活幸福。

煤气工人村离城有七十多公里。公共汽车在颠簸的路面上缓缓而行。这时卡秋莎方才醒悟过来，回到现实之中。她一考虑自己的前途，愈加感到不安，她觉得未来的生活更加暗淡和渺茫。最终，当她进了城，走进火车站候车室，站在开往远处火车的时刻表前的时候，她茫然失神，不知所措了。现在十分清楚，她不知道该往哪去，该买去哪一站的车票。去南方找格那的主意使她感到讨厌，她一刻也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出路。怀着孩子回家，到库尔斯克姑姑那里去也是不可能的。卡佳独自来到了这个陌生城市的乱哄哄的车站，挤在不相识的人群里，尔后她躲到几排椅子中间的一个角落，苦恼地望着四周。她从来还没有落到人生这样的困境。怎么才

能摆脱呢？出路在哪里？

卡佳没有感觉到眼泪已经顺着脸流了下来，她十分奇怪自己的软弱，她的鼻子粗声地吸着气，她用手帕擦着鼻涕。

人们不时地看着她，在她身边走来走去。有两位衣着艳丽的吉卜赛女人坐在远处的地方，惊奇地互相使着眼色，但是她们一直没有到卡佳跟前，问问她是怎么回事。过了一会儿，候车室里出现了一位身穿蓝色工作大褂的、上了年纪的高个子的妇女，她手里拿着扫帚和簸箕，不慌不忙地在中间走着，同时弯腰把垃圾扫到一块。她走近这位孤零零地坐在那里的女乘客，听到抽泣声便停了下来。她从上到下看了这位姑娘一眼，又往她跟前走了走，然后摇摇头同情地问道：

“哭什么，亲爱的？是不是把钱或车票丢了？”

“什么也没丢，东西全在。”卡佳说，并用手帕擦着眼睛和脸上的泪水。

那位妇女站在旁边并没有走开。

“也许你需要些什么？别不好意思，说吧！”

“不，谢谢。我只是……”

她把手放在腿上，抬起头来，阴郁的双眼里滚动着泪水。

“你要上远路吗？”那位妇女一边扫着地上的糖纸一边问道，“你去什么地方？”

“不论去什么地方我都死不了。”

那位妇女连腰也没直就扭过头来，吃惊地扫了卡佳一眼。

“你真是个怪人。你真不知道去哪儿吗？还是象如今所有的姑娘一样——风刮到哪儿就去到那儿呢。上帝保佑，祝你

幸福。”

身穿蓝色大褂的妇女直起腰，不慌不忙地沿着长凳的过道中走远了，消失在候车室大厅的圆柱后面。

喇叭里广播着发站和到站的火车车次，旅客们在候车室里来往穿行，一些人手提提包，挎着包袱上站；另一些人走入候车室，从卡佳身边路过，坐在长凳上。时间过得飞快，窗外已经暮色朦胧，候车室里的灯早已打开了，卡佳肩上披着那块黑底红花的头巾，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先的座位上。深红色的短裙刚好盖住她的裸露的膝盖，她把双手叉在胸前，纤细的手指神经质地拨弄着头巾的丝穗。卡佳团起双腿，弓下腰，好象怕冷似地抱作一团。她的脸色忧郁，悲戚。在她缩作一团的体态中，给人一种惘然若失，无依无靠的感觉。卡佳转身对着墙壁，眼睛盯着黑糊糊的墙角，不想看那些好奇地注视着她的来往的行人。

“……第十四次列车十七点四十三分从三站台发车……”

有一个人提着皮箱从卡佳身边跑过去，差一点踩了她的脚。她把双腿团起来，把背弓得更厉害了。

“米粉肉馅饼，馅饼，热乎的馅饼！”在大厅的深处有一个嘶哑的、象是患了感冒的声音在高声叫卖。

喇叭又压倒众人的声音，警告不注意安全和冒失行动的旅客：

“旅客们！请不要在铁道上走，会有生命危险。”

卡佳听到候车室外一列火车启动了，车厢也“咯噔，咯噔，咯噔”地动起来。她用双手捂住耳朵，觉得火车虽然早

已开走，可是车轮仍然在铿锵响着。喇叭里不知又在播些什么。刺耳的响声，人们的喧哗和叫喊混作一团，汇合成一片巨大的声浪。

“……列车……米粉肉……公民们！热乎的馅饼……有生命危险……”

卡佳由于头痛难耐就什么也顾不上了。她有点发困，但不能萎靡不振，就此作罢。一定要去买车票，最好买卧铺车厢的下铺。可是该去哪儿？票买到哪一站呢？去库尔斯克吗？可怜的达尼亚姑姑，我该跟你说些什么，该如何解释呢？

头痛并没有减退，卡佳全身不住地颤抖着，她由于寒颤缩作一团。

穿蓝色大褂的妇女又走到长凳跟前，拍了一下双手，笑着说：

“你是不是粘在凳子上？老是坐在这儿，不走了？也许你在等心上的人？”

卡佳对这位素不相识的妇女的无礼笑声觉得反感。她委屈地说：

“用你操什么心？心痛凳子啦？这凳子是公家的，又不是你私人的。”

那位妇女责备地摇了摇头说：

“我看，你就是在哪儿过夜，永远坐在这儿都行。有什么可见怪的呢？呆着吧！”

她神气十足地走开了，然后回过头来，她的目光突然碰到了卡佳的表示歉意的眼神。

“请原谅，”卡佳说，“我并没有恶意。”

卡佳的眼睛突然眨动起来，眼里噙满了泪水。嘴唇抖动着，满脸通红。

那位妇女又折回来，走到卡佳的身旁，俯下身子，仔细地看着她。

“姑娘，你对那件事有点害怕吧？身上发冷吗？”

她用善意的目光看了卡佳一眼，同情地摇摇头。

“请相信我，亲爱的，我在妇产科当了二十七年的助理护士，学会了用眼睛观察妇女的这种病症。你已经怀孕了，孩子。我跟你说的是真话。”

卡佳更觉得不好意思，脸一下就红了。

“您胡扯些什么呀？谁让你说这些啦？”

“嘿，亲爱的，你以为人都比你傻，看不出来吗？你怕什么呢？生孩子——这是女人最神圣的事情。是莫大的幸福，可是你却愁眉苦脸的。”

卡佳抓住这位陌路相逢的女人的手，尽量克制住自己，轻轻地问道：

“您帮我找位医生吧。我不想要这个孩子。我不能要，我没有这个权利。这个孩子没有父亲。”

那位妇女坐在卡佳身旁，抚摸着她那颤动的双肩，把她紧紧地贴在自己高大的身子上。

“不要着急，亲爱的，冷静一点。什么事都不能性急。想想该怎么办，一切都会过去，所有的事情都能理出头绪。”

“请告诉我如何才能找到医生？”卡佳一股劲地说，“一切



费用我来付，我有钱。”

那位妇女带着责备的口气说：

“你真傻，真糊涂。别考虑钱的事，生活里有比钱更贵贵的东西。那样你就会损坏自己的身体，而且也将扼杀一个小生命。你是本地人还是外来的？”

“这里没有我的亲人，我是外地来的。”

“你到底要去哪儿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什么也不知道。如果您不愿意帮忙，没有您我也能找到医院。”

卡佳推开了那位妇女，从凳子上站起身来，伸手去取皮箱。

“等一下，”那位妇女叫住了她，“不要胡来。如今你受了委屈，跳崖、上吊、卧轨，什么事你都能干得出来。要克制住自己，好好想一想，也许没有任何可苦恼的事情。女人本来就是来要生孩子的。正因为这样人们才感谢她，而不象你想的那样，女人为此要受到惩罚。”

“让别人去生孩子好了，我可不愿意。我不想受一辈子苦，不愿意胡说他有父亲，还把他的父亲说成是个诚实的人。”

那位妇女抓着卡佳的一只手，小心翼翼地领着她走。

“走，孩子，走吧！还能来得及考虑考虑，好好地想一想。大概还不足三个月吧，是吗？”

卡佳忧郁的双眼惊奇地瞅了那位妇女一眼，恶狠狠地说：